

龜山楊文靖與游謝諸公並
學程門師文淵源道也非又
亡伊川弁門人小聞嘗云每
勸楊某勿毋著書毋著書則
多言多言則害所學焉載之
空言不如見已行事非千古
聖賢心迹乎道學以中否邪

說暴行有化至於不可扶持
然後收名諸者以鎮壓人望
小人之所巧矣而未始為君
子謀也龜山晚而遭遇致位
通顯所條時事鑿鑿皆可用
語而卜經術亡誤明誘吏之
誣則後世學不厭易也嗚呼

使其言獲盡用則猶可救革
使不至為無窮亡遺憾矣劉
某過化之邑古嘗以催科不
偶於當路邑且然而况事有
大於邑者哉士君子得時行
道之為難何其不然邑故有
公祠好是懿德民之秉彝香

然也朱君主學事既新其祠
復餼其文簿正徐君攝邑而
佐其費高山景行皆好仁之
心賢矣哉君子不用於一時
未嘗不重於後世天之未喪
斯文也君子可以自信矣
咸淳己巳二月既望後學得

江小應奎書

龜山先生文集三十五卷不
傳於世久矣館閣有本關請
閱之力不足以盡鈔也鈔其
有得於心者重加彙次為十
六卷如右藏予家嗚呼先生
之文豈後學所敢詮擇哉如
群飲於河各克其量而已

弘治。年歲次辛丑秋八月
二十有二日新安後學程啟
政謹識

憲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見明道先生書

寄明道先生書二

寄伊川先生書

答伊川先生書

與楊仲遠書六

寄程二十三書二

與吳國華別紙

答吳國華書

寄俞仲寬別紙

答吳仲敢書

寄翁好德書

卷之二

書

與陸思仲書

謝程潛博文書

與翁子靜書

答李机書

答呂敷智書

與游定夫書二

與鄒至完書

與劉器之書

答陳瑩中書五

請媒書

婚書

卷之三

書

答胡康侯書一

答學者書二

答呂秀才書

答呂居仁書三

答胡處梅書

答練質夫書

與黃用和書

答張子韶書

與劉希範書

與秦丞相書

卷之四

上書 策問

上淵聖皇書

策問十二

卷之五

經筵講義

尚書四

論語九

卷之六

經解

春秋義十八

詩義三

孟子解四十四

卷之七

論

史論三十五

卷之八

辨

神宗日錄辨三十二

卷之九

辨

王氏字說辨二十八

卷之十

記

求仁齋記

踵息菴記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浦城縣學文宣王殿記

卷之十一

序

送吳子正序

與陳傳道序

復古編後序

書序

論語序

孟子序

中庸義序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孫先生春秋傳序

侍郎鄒公奏議序

卷之十二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跋富文二公帖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跋橫渠康節二先生帖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題張公行狀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跋賀方回鑑湖集

跋鄒道鄉所書女戒

題了翁貴沈

跋了翁與韋深道書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跋公子血脉譜

跋三墳傳

題丞相送幾叟序

題翁士特文編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過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話

跋鄒公送子詩

跋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附溫公帖

卷之十三

雜著

書銘

言默戒

勸學

雜說五

答胡德輝問

答周伯忱問

卷之十四

墓誌

御史游公墓誌

忠毅向公墓誌

樞密曹公墓誌

樞密鄭公墓誌

卷之十五

哀辭 祭文 傳

明道先生哀辭

祭呂侍講文

祭陳瑩中文

祭游定夫文

祭劉器之文

陳居士傳 諸公跋附

卷之十六

詩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送席二

寄游定夫二首

別游定夫

酬林志寧

嚴陵釣臺

過七里瀨

登桐君祠堂

按山候潮

過金山

徐即廟

枕上

久旱

贈別蔡武子被誣得釋

勉懷

假山

安禮以宏詞見勉奉寄

感事三首

秋晚偶成

隱几

南康值雨

白公草堂

送向和卿還京

江陵令張景常萬卷堂

送胡康侯使湖南

岳陽書事

渚宮觀梅寄康侯

寄定夫

送陳慈叟南歸三首

和陳瑩中丁齋六首

了翁自警附

閑居書事二首

贈程舍人迎侍入問

龜山先生集目錄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書一

見明道先生書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
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
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
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
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
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
隨以凋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
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

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遠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

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事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書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竟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嚮瞻

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
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
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
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在春秋不書即
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然莫知所從左氏
謂隱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
讓相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
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古者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
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則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
而祀之列諸侯於次王亦共珠盤王敦戎右以王敦辟
明遂殺之贊牛耳挑剝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

飲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
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
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貺以傳考之則仲
子者惠公之妾媵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
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
也春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
為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緩陳恐煩聽覽耳惟
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去
師席徒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倦不能

自己誦習之餘每妄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
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賜觀覽正
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段
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則克段
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稱國討而書曰鄭伯
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
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驕慢凌僭以速禍
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
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
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
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壞食者內

壞悶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
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知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
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
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
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
會鄭伯于垂鄭伯以鮮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
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夫宋督
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郟大鼎以歸公弒隱公而鄭伯
會公于塗以鮮假許田則曾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
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
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

命蓋若葵丘之會宋性載書而不軟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適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為威葵丘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示乃至願也沈漬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絕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書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

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

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

為如何

答伊川先生書

示諭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某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望疑其天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上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為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上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

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茲
為恨耳

與楊仲遠書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上所望而吾子所當
勉也甚慰甚慰道發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又
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害惑於道者非見善明
用心剛往士受變而不自知此氣習之移入甚可畏也
若夫外發以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
俗則於學所未足道也吾子勉之 先帝睿聖方將大
有為而迺者凶變如此固天下使同戚也今天子即位
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

負息俗休迹而遇清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
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
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吾子或未作歸計非晚當作
勉之今就學也其苟 祿如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
舊學自廢以此易彼孰得孰失

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為
已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
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
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
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

張七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
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其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
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致上不已宜為後生豪俊
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七不敢嘿
也惟亮之

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如
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掘之而
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柰何與夫助之
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
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

天人猶兩立矣鳥鶴所謂合一者執反身者反求諸身
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
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
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
為去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烏得以此為求仁之効哉
是猶未免以迹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
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
明天下至賸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
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虛
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
為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

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
滅天地更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
言攻之也更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四

寄示樵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
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及身而誠則當體而足
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及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考之告
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失之非生
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爻有臣位而
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
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
某在此雖多事亦時得開卷聞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
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書不能究

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為某竊謂其知之
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
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
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
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
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知孔子必至
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
試一思之如何

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
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
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
之為城下之盟况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
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
為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草先生書
錄去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

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書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穎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逸中附到
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
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
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
逐默也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
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術從者何人所讀者
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為別條兩年窮居寡使郵置安否之間彼此曠絕傾念

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
事稍息過此漸可道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
讀書因風韻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莫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已前輩喜攻其非然
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
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
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
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
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書

辱賜教仗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乞承諄復誨諭
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聞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
苟止且其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
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
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
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馭舌之人仲子之
庶孟子則曰矧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
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
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
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
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亦紛也諂也蓋不直

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特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揚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揚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黍為同道故交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

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有不中理者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天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矣

大知道者果且有夫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
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羨而
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
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缺舌之
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
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
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
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博其故謂其力學溺
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
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
者如燕人適越至矣而上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

都望某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義則可謂知越
而未盡若夫恃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
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
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
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
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
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為哉以王
氏之博物洽聞其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
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所
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為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

言甫解感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論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願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蒞事有問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論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禍也狂瞽之言何足仰

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
畫為士君子鄙弃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
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
至其境鄉黨之與居且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
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折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
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論若
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如聖人之
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
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上好德云

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師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年以
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
矣

荅吳仲敢書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道
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為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鄙意
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為無所屈嘗面講之
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義而屈身
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况於孔子乎孟子特未嘗罹患
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自陷則非明哲
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孟子為過之則

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某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

矣又奚必志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有可以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時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

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亦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令言之則群飲宜不至於殺也然先王之時家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飲酒且不可况群飲乎書稱商其論喪乃在乎萬姓沉湎

于酒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忘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况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群飲者豈相遠哉而肯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寧多此類也仲敢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出所有以為質庶同趨於是而後止某之所見者如此仲敢試思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書

前日公皂還舍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為別踰月不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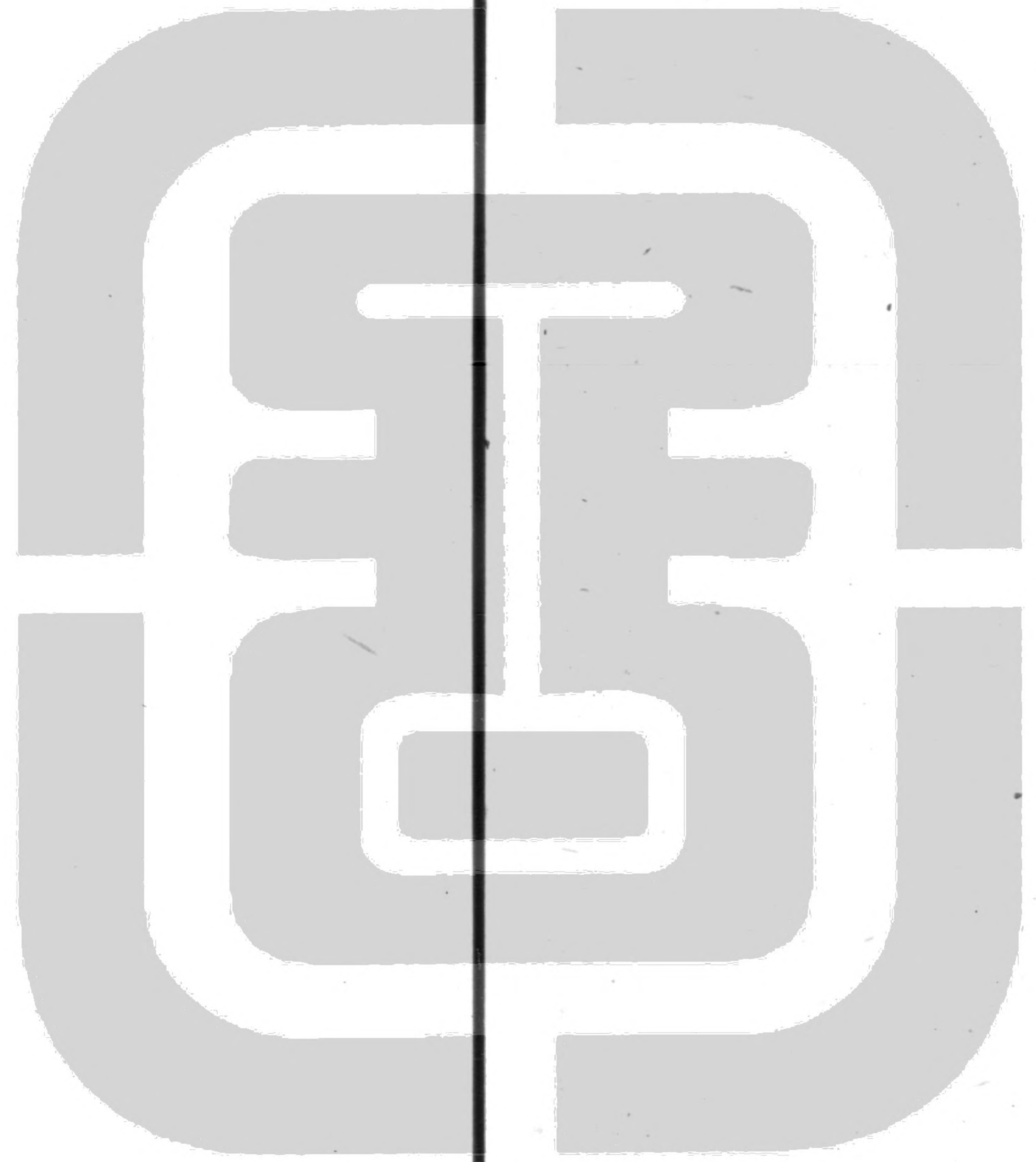
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前輩
每辱春過進之為執友之濔顧何足當自惟直諍多聞
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大方則語
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
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奮益使惰懦之心思自奮勵
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疆也幸甚幸
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扶助屬之官有期還
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為恨然嘗
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
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
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孝文奚
必朝聞而暮誦之孰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
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
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孰猶
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
聞者在彼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
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
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端
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
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無乎
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

天下皆溺於未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
聖孝若京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
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
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
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然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
學慎愛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
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
滅而無傳則文孝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
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隔而高明中庸
之孝析為二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行狀之未深

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孝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
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如非長者所疑也幸
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
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札意勤厚不必
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
但愁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
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豈許見過尚能
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象山先生集卷一

十九

